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三二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興縣

尋驢馬啟事

敝院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因飼養員飲馬不慎，跑掉紅母馬一匹，七歲口，黑騍騾一頭，六歲口，短尾巴，當晚天黑，飼養員追趕十餘里，街未追回，不知跑往何處，如有部隊機關政府民兵及老鄉拾得或知其下落者，希請通知敝院或直接送回。當從重報酬。

綏井野戰醫院　十二月廿七日

尋馬啟事

敝處於一月一十七日在興縣四區馬家鈔邊丟失大青騸馬一匹，五尺多高，七尺多長，大骟馬，略瘦，蒼青色長鬃，朝左倒下，前額稍有壓破處，常馱並帶木鞍及皮韆。如有人拾到或知其所在者，請通知敝處，當致重酬。

晉綏分局總務處啟

古縣殲滅戰中
斃俘蔣軍二千餘人
副旅長與旅參謀長均被生擒

（新華社呂梁前綫三日電）呂梁八路軍於古縣村（蒲縣西三十餘里）殲滅蔣軍三十師六十七旅（缺兩個營）。戰果初步統計如下：斃傷團長姜儒秦以下五百餘人，生俘副旅長陳誠武、旅參謀長王錫民以下一千七百餘名，旅長李學正帶散兵數名逃竄，正追拿中。繳獲山砲三門、戰防砲兩門，迫擊砲七門，輕重機槍百餘挺，步槍數百支，砲彈二百餘發及其他軍用品甚多。（艾伯）

蒲縣臨汾公路上
游擊隊襲擊蔣胡軍

（新華社呂梁前綫一日電）八路軍游擊部隊在蒲縣至臨汾公路上襲擊蔣胡軍。二十七日，一部在黑龍關設伏，俘蔣胡工兵九團三營傳令兵。二十八日又在土門附近截獲汽車一輛，俘汽車夫一人。二十九日在川莊截擊蔣胡潰退部隊，同日在窰渠俘閻頑國民兵四名，繳獲槍四支，手榴彈二百餘發。三十日又在城地以南四罰追擊倉惶逃竄中的第一軍軍部。是該供佈的游擊小組，予逃犯蔣胡軍以極大威脅。（穆欣）

呂梁前綫八路軍指戰員
以一敵十神勇無比
蔣軍士氣消沉一聽槍聲即無戰心

（新華社呂梁前綫二日電）八路軍指戰員在反擊進犯大寧等地蔣胡軍的戰鬥中，以一敵十，神勇無比。由吉縣北犯之蔣軍四十七旅，被我軍兩個連在吉縣以北五十里之和尚嶺，阻擊了六天六夜，堅守果斷的八路軍三連戰士，抗擊蔣軍一個團，敵猛犯竟日不退，蔣軍雖以美造飛機和山砲鑽掃我軍陣地前沿，我戰士即隨出戰壕向敵擲擲手榴彈。一十日晚，我軍以少數兵力反擊侵佔午城之蔣軍一六七旅，經二十分鐘戰鬥，即攻佔午城東北全部高地，八路軍某部以不足一排的兵力，擊潰蔣軍三個連。在消滅六一旅的一個營戰鬥中，出身黃埔軍校第十期之該營營長郭國和副營長及一班人全部頑抗，幾個八路軍戰士即將他們炸斃於工事裡，該營所堆積的五百餘顆手榴彈大部繳獲。蔣軍遭我節節打擊，士氣消沉，處境險惡，據我俘虜之蔣胡軍官兵稱：蔣胡軍官兵充滿埋怨和沮喪的情緒，大多數士兵對蔣軍軍校出身軍官的指揮無能，十分不滿，許多士兵咒罵「他們幹什麼也得看書本，放個哨還得看看野外勤務，伏還沒打起，他們就先找好逃路」。蔣胡軍供給惡劣，一八一師被俘傷兵陳萬金稱：一路上淨是吃低劣高粱、黑豆、生麥子，每天拉稀像一對胡桃。他兩箱子彈走路，壓也壓苦著：「從臨汾出發就放住過得眼淚往下掉也不敢喘氣，走一天，昨天夜裏剛果死果活還得在山頭挖工事，地凍的挖不開，用火燒了再挖，晚上怕八路軍襲擊都不敢睡覺。」該團第一營營長被俘時，兩眼腫脹流淚，就被八路軍俘虜了。」提起對八路軍作戰，他說：「槍聲一響，大家心就跳起來，失去戰心。」蔣胡軍處境之惡劣，亦可由若干繳獲之敵方文件中證明，

蔣胡軍第一旅旅長許良玉於十二月十六日曾令其部屬：「到達宿營後，立即作工，不作好不准睡」。並說：「宿營時，日夜都遇敵（指八路軍）襲擊」。據俘虜說：蔣胡軍某高級將官談此次處境殼為一旅在呂梁山被殲之後，蔣胡軍作戰鬥時更為惶恐。（穆欣）

神府我軍
收復龍尾坳
活捉蔣軍四十名

（本報訊）神府八路軍地方武裝於十二月三十日晚收復龍尾坳（位於神木縣東南五十餘里）。該地於十一月間為蔣軍侵佔，築成據點，四出騷擾。當地八路軍地方武裝為自衛，於三十日晚以神速動作一舉摧毀該據，蔣軍四十名未及穿衣，即全部被我活捉，繳獲步槍二十一枝，擲彈筒一個，彈藥千餘發。

蒲縣午城沿綫
蔣胡軍施行「三光」暴行

（新華社呂梁前綫一日電）日前之「三光政策」又被蔣胡軍重施於午城、西南。據蒲縣午城沿綫，到處血跡斑斑，一片劫後慘象；被害群眾的騾驢與牛羊隨被搶劫，猪羊雞貓，雞毛亂飛。群眾都說：「蔣介石□走過的地方，就像蝗蟲一樣。」他們搶光各村的牲畜糧食，燒光所有的門窗傢俱，在北溝等村扯盡群眾衣物刼盡。尤為令人髮指者，爲距蒲縣城西北五十里之北唐侯村，該村僅十四戶之山村，廿八日，即被蔣胡軍殺死王貴子、張繼儒、史步雨、宋奎天及許永德父子等六人，另有王保才、楊黑狗、楊文錦等四人受傷。蔣胡軍過後，家家帶孝，全村籠罩在悲慼中。現民主政府及八路軍正派員趕往災區慰問，衛生機關亦前往為受傷者醫療。

（穆欣）

邊區行署　軍區司令部　重申前令
各機關部隊經營之土地
一律無代價的歸還農民

（本報訊）爲貫徹「耕者有其田」，幫助貧苦農民澈底翻身，邊區行署及軍區司令部前曾通令所有機關、部隊、學校、社團，不論購入、租種或經營的公地，一律無條件的分給貧苦烈抗屬農民。近據反映，不但有的單位過去佔有土地未退還給農民，或仍保留部分土地，且有爲了準備今春農業生產，仍在各地私向群衆租種、購買或計劃購種土地者（夥分金），這種不遵守決定的現象必須立即糾正。為此行署及軍區司令部特重申前令：不論經營的是公地，或是購入和租種的土地，更不論已經下種或未下種者，都必須於立春前無條件的分給貧苦烈抗屬及農民，並責成各專署各旅首長負責檢查執行，如有故意違反決定者，必須堅決執行紀律，並希於雨水前同本署及本部彙報。（編者按：此項命令由行署及軍區直接寄交本報發表，不另行文）

解放區人民偉大貢獻
兩萬五千羣衆五千頭毛驢服務前綫
建立千里担架運輸保證前方供給

（新華社呂梁前綫二日電）解放區人民慰勞擁軍品洪流，正從四面八方匯集呂梁前綫。據記者統計：陝甘寧邊區二萬三千斤麵，和五千斤油，中共西北局、晉綏分局、呂梁區黨委、賀龍將軍等慰勞品幣一萬五千萬元。呂梁軍區一萬斤肉、七千斤油、八十餘豬羊及許多雜物。臨近火線之某村，群眾自動集如山，後勤司令部學忠將軍語記者：「解放區羣衆全力支援前綫，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的狂熱情緒，令人感奮，但解放區人民的貢獻，尚不止此，阻擊蔣胡軍戰鬥中，已有二萬五千餘羣衆，和五千頭毛驢，服務前綫。」賀司令並稱：「晉西南經六年『兵農合一』暴政，人力物力皆已耗竭，但因解放區各方協力支援，建立起千里担架運輸線，從數百里外運來糧食，保證了前方的供給，此項雄偉力量，已使我軍作戰困難，大爲減少。」（穆欣）

以充分勝利信心
延安各界歡度元旦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儘管胡宗南軍進攻邊區的戰爭正烈，延安各界卻以充分勝利信心，迎接一九四七年的第一日。解放日報增出特刊，登載毛主席「新年獻詞」及朱總司令的「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務」，在文中，朱總司令號召「全解放區的軍民要在今年停止反動派的進攻，收復失地。」下午七時，在延安總部歡宴各界名流及外賓之後，總司令親自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將這一號召傳達到各解放區及全國。入晚，中央大禮堂舉行幹部晚會，演出平劇，度此良夕。

閻頑軍政人員一百五十三人
控訴閻頑暴政罪行

（新華社呂梁卅一日電）臨汾被俘之閻頑軍政人員一百五十三人，經我半月的教育，痛悔過去對人民的罪過，紛紛控訴閻頑暴行。警察局偵緝隊長李繼唐，首先坦白地揭發閻頑隰縣同志會行政股長張洲約命令，活埋老百姓的事實。張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從□營房（一個囚禁犯人的地方）提出兩名「犯人」，口裏塞棉花，捆住押至西門外，填入預先挖好的坑內，用石頭活活打死，接着又將三個手被活埋於另一坑內。牟鴻鈞和巡官李光明，均在後面監督。在場的人瞧了都悲憤的流下了眼淚，他們列舉了好多事實，控訴閻頑「兵農合一」毒政。大家異口同聲被閻頑逼使當兵，逼得他把自已左手指全部砍掉，成了殘廢。許多老漢亦被刮搾得子當兵。在抓兵之後，使得許多土地都荒蕪了。隰縣共有份地六千三百八十份，每份土地按七十畝計（畝不等），即達三千二百餘份。隰縣西坡底李生蔚老漢依靠果樹為生，土地被「合」後，無法生活，氣死了；老婆附了獄。隰縣下桑峨村賈某，因病份地未滿，秋收後被時，交不起糧，被逼自縊。隰縣溝陽北莊村趕長打成殘廢，其他被嚇死。永和縣長於今年端陽節給所屬人員下令：「每村必在此時殺『假裝』一人」。從反省座談中，大家更認識了閻錫山的殘暴，他們發出了「對閻錫山的控訴書」與「致二戰區軍政人員的公開信」，號召他們回到人民方面來。（艾伯）

簡訊

（臨縣訊）晉西南大捷和解放中陽的消息傳到磧口，各機關商店都爲勝利歡欣鼓舞。大家都要到前綫去慰問，貿易分公司的同志一夜寫了十七封慰問信，第二天擔帶着三口肥猪，一百多斤乾粉，二百五十條紙烟，趕赴前綫。（硯瑕）

十天內一千五百餘商民逃入解放區
綏包人民反抗傅頑暴政

（新華社綏蒙三日電）綏包人民反對傅作義瘋狂抓丁，紛紛逃來解放區。據我右玉縣政府統計：從十二月四日到十四日的十天之內，即有一千五百餘商民逃來解放區，我當地政府並幫助代辦牲口，過路商民均甚感激。有一個河北的老漢孫雲登說：我兩個兒子都抓了兵，簡直逼人我也不留。久說：綏包百姓替成了綏□子或丈夫，但傅頑政府要他們的兒子或丈夫一再次都被傅頑傳們拒絕或驅逐。（振）

實驗學校忻崞陽幹部 檢討邊緣區對敵鬥爭

加强民兵組織群衆協助主力釘死敵人

（本報訊）根據實驗學校忻崞陽邊緣區幹部，在討論對敵鬥爭時所談的材料，發現有三種思想，嚴重的妨礙了對敵鬥爭的開展，甚至在抗日戰爭中有些工作成績的地區，也會呈現出停頓鬆懈狀態。

幹部對時局認識糊塗，和平幻想，吃了大虧。

以忻一區來看，距離閻頑某炮台五里，緊靠鐵路的某村：四四年打垮「維持」後，敵人不但沒搶走一顆糧、一件東西，相反民兵的地雷還卻打得敵人不敢進村。但自「停戰令」後，幹部們糊糊的和平幻想，認爲「不攪了，幹部吃不開了，民兵工作沒前途，於是一切工作都鬆懈了，民兵場鬆了，爾時取消了，地雷藏起了，民搶堅壁了。對敵鬥爭停頓了。僅半年之中，被閻頑軍進搶糧帶要走糧食七千多斤，錢款七十多萬，刁走四口豬，抓走十九個壯丁，殺了五個人，村裏的損失是八年來空前的。而類似該村慣和情況的在一區還有好幾個村莊。

從對敵鬥爭較差的地區忻七區來看，和平幻想就更爲嚴重。會參加過閻匪閻寨，把敵人打得拉屎撒尿不能出門的魏家溝、南邢編溝等村，幹部不但群衆幻想和平，認爲天下沒事，幹部們思想更爲糊塗，村裏不但沒有絲毫戰爭的準備，且在過年時，民兵們把地雷手榴彈，當做體砲放着玩。在魏家溝，上級要把民兵們的槍往前調時，民兵們把幾年來抗日戰爭時代積存的子彈，也打了許多，剩起許多（準備以後有槍再用），只交了些許。崞縣一區，幹部們依靠「談判」，對虎講和平，對村裏暗藏的一些壞份子也置更其麻痺，結果在今年（四六年）四月間，準備談判的時候，某村一次就被頑軍俘虜了五個民兵，打死了兩個區幹部。

缺乏發動群衆自己起來鬥爭的信心，存在單純依靠主力的思想。

去年八月以來新解放的地區，對我軍力量沒有足夠的認識，軍隊在的時候，看見「八路軍利害哩！」一當軍隊轉移，就說：「八路軍不在這裏了，咱老百姓還能吃個人家（指閻頑）呀！」忻縣六區某村埋地雷，怕炸死敵人遭到報復，馬馬虎虎埋上，被敵人前後起去二三十顆。幹部又缺乏對敵鬥爭經驗，不懂得發動群衆，依靠群衆對敵鬥爭，大家都是單純依靠主力。七月我軍圍困忻縣時，群衆看見了大兵團，人多砲好，又表現了過份樂觀，產生了麻痺思想，毫不戒備。忻縣八區某莊，在主力轉移後的第四天，以爲敵人不敢出來，一下被敵人包圍，捉走中隊長等六個民兵，搶走四百多白洋的東西。吃了幾次虧以後，雖然有些轉變，開始放哨，實行空室清野，民兵掩護群衆轉移，但發動群衆，依靠群衆對敵鬥爭的信心還沒有堅定起來。

民兵作風不好，脫離群衆

邊緣區某些民兵，以爲和平了，民兵沒事幹了，不生產、不備戰，反而以「抗戰有功」自居，站在群衆頭上，欺負老百姓，打人罵人綑人的現象，相當普遍。陽曲中隊長李有柱，當了二年民兵，打了九個老百姓。忻七區高官村，民兵給群衆看田，規定誰家的豬出來吃了莊稼，便罰出大子。有一次，一家老婆的豬剛跑出門，被民兵看見了，人家後面還有人正在往回趕，這個民兵就拿鞭子攔住，一邊打豬，一邊說：「四升麥子，四升麥子！」類似這種現象很多，三個月內，光罰猪罰下了六斗麥子，民兵們鍵了掛包，裏面塞上鬮夾襖，對群衆說是「裝的公文」，在街上鬮來擺去。群衆不滿意，稱民兵爲「參兵」。這樣一來，如同魚離開了水，自然沒有力量，影響到對敵鬥爭。

學習時事，研究鬥法，認識民兵是群衆武裝，加强對敵鬥爭。

這些思想是如何解決的呢？第一，在時事學習中，已經認識了蔣美反動派的野心，和平談判早被蔣美反動派的內戰打翻了，下定了堅決死鬥爭的決心。此時追問對敵鬥爭停滯的根子，引導大家認識和平幻想所帶來的損失。尤其聽了卡存貴同志（特務暗害幹部）的報告，大家都說：「這樣下去，不但翻得到的土地保不住，連腦袋都有搬家的危險，非鬥爭不可。」第二，怎樣鬥法呢？運用抗日戰爭的經驗，組織了兩個群衆路綫對敵鬥爭的典型報告，使大家明確了解：「光靠幹部和民兵不行，必須發動群衆，大家一起鬥。」「日本人那樣頑强，咱還能戰勝他，蔣介石閻錫山怕他什麼。」「只要群衆起來，土槍土砲地雷炸蛋也頂大事。咱們回去要好好收拾這些武器，奪取敵人的洋槍快砲！」「主力軍不能死住在一個地方，保護糧，還全憑自己鬥爭」。「破上抗日用了的時間辛苦，反動派一定能打倒」！第三，「民兵是群衆的武裝」，在道理上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思想上並沒有真正接受，因此提出『給群衆做下些什麼好事』來檢討，大家回憶到過去嚴重的脫離群衆的作風，因而經常是孤軍苦鬥，得不到群衆的熱情幫助，原來是「因爲咱自己就沒有全心全意爲群衆服務」的過，實在不應該稱群衆爲「落後」！領導上記名式的發展，混進壞份子，又沒有加强教育，也是原因之一。現在及今後民兵更重要了，沒有大量民兵的參戰協助，徹底消滅敵人的運動戰就不好打。沒有民兵在敵據點周圍的到處活動，就不能更多的「釘死」敵人的守備部隊。同時也就沒有力量保衛住家鄉生命財產。一定要從思想上教育、組織上整理，通過幹部、民兵、群衆大家檢討，改進作風，眞正變成群衆自己的武裝，領導群衆鬥爭，成爲主力的有力助手。（徐顯、張友）

嵐縣許多村莊 冬訓與冬季工作脫節

產生擠掉冬訓或單純練兵的現象

（嵐縣訊）全縣民兵冬訓自去年十一月初民幹訓練班結束後即已普遍開始，有不少村莊因冬季工作繁忙，各部門幹部忙於公糧、清查土地，有的即因區領導上沒有注意通過冬季工作提高民兵思想覺悟，結合冬訓，就認爲冬訓是武委會幹部的工作，其他幹部僅是口頭的宣傳推動，因而產生擠掉冬訓時間或單純練兵的現象。三區合會村訓練民兵，區幹部忙於公糧工作，中隊長每天早上把民兵集合起來跑步，他喊大家：「你們喊一二三四喊得高些，讓咱區上的老馬聽着。」訓練流於形式，忽視思想教育與提高軍事技術。四區馬家莊動員民兵參軍，因沒抓緊思想教育，只單純解決困難，致使入伍後有的情緒不安。北關行政村是單純練兵，和生產脫節，結果民兵反映：「當了民兵連糞也不能拾，柴也不能擔哩！」中隊長還埋怨說：「光生產不練兵，反動派來了殺你的頭！」最後弄得你來他不來，練的不起勁。另外有些村子卻是通過實際工作去教育民兵，城關在解決土地問題中，發展了二十九個青年參加民兵；二區四村在徵糧中對民兵進行教育，認識負擔的意義，民兵朱金喜說：「我過去翻的地連今年一半糧食都沒打下，還要給敵人出七百多斤雜糧，今年政府幫助我四垧地，才出四十多斤公糧，這糧是給幫助我翻身的共產黨、八路軍吃嘛，再多出些我也願意。」該村民兵並幫助調查隱瞞土地，推動公糧工作。（胡文元）

追窮根耐心說服教育

方二區雲塔偏僻村 發動群衆分配逆產

（方山訊）二區偏僻村雲塔，全村四十戶，無地缺地的農民即有半數以上，該村漢奸地主侯乘旺一人即有山平水地一百三十餘畝，油房一處，房窯五間。但前年方山解放後，僅逆財產政府只宣佈沒收並未分給群衆，群衆說「這地是『公家的』」，再加個別幹部及生產人員作風不好。「得罪『公家』人，不如少說」。這次區幹部深入該村發動群衆開始解決土地問題，召集不起，就是召集到群衆也不說話，於是幹部具體分工，耐心接近群衆，宣傳政府是替老百姓辦事的，工作人員不好，可提意見，揭穿『分了地就多出負担』的謠言，在大會上群衆敢於提出意見了，如教育處生產變了了沒有還，有的幹部訓打群衆，幹部接受群衆批評，把問題都處理了。分配逆產時，發現群衆有變天思想不敢要地，於是領導上即從個別談話及會議上啓發群衆覺悟，當提出爲什麼沒有翻身時，貧農郭汾茂說：「我攬工七八年，受盡了折磨，又給人家鬆補地，春季地主抵盤時是廿八升斗，到秋後裝滿時用的是斗一升斗，受盡了剝削，還不就是因爲沒有地了？」討論到地主侯乘旺的土地是從那裏來的時，大家說：「是他父親手裏留下的。」又問他父親的地是那裏來的？他說：他父親和訛人來的租剝削，從他祖父手裏就不勞動，祖祖輩輩是一面光棍的不還，人欠下他就加三倍五倍的要，就把窮人的地都變成了他家的，侯乘旺打政權時，又放債人，日本人來了又當了漢奸，經過了討論，群衆都認識到該分他的地，有十六戶無地缺地農民最後由提出要地，參戰回來的民兵自衛隊時看到西南看到我軍的力量，及豫人就活下無法生活的情形作了報告，大家說：「不打垮敵人，不會有和平，總是沒活法，敵人求了總是分了地好好生產，才能徹底支援前綫」。由群衆分配中完全由農民及地主討論，把土地房窯經過討論分給了六人，油房作爲六份，組織起來，以開了。（閻桂芳、李康）

家家有地種人人有飯吃

中城梁群衆勤生產擁軍

（新華社神池廿八日電）「家家有地種，人人有飯吃。」現已成了神池二區一般農民的口頭語。中城梁自然村十六戶人家，農民十二戶無地和少地的，這次都得到了土地。「有了土地，才能長肉呀！」老鄉們今冬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勤勞，大早起來就拾糞，天氣也去揚炭，準備明年的生產：「這是爲自己回地說……」開呀！該村在神五大道上，因人戶少，過路軍人幾乎每天都有，家家都有麻煩，他不要睡覺，也更才睡覺點人，他們客一人點也不嫌麻煩，有時他們睡了，有人叫門，他們都起來招待，和客人一樣招待路過的人，總是說：「咱們是一家人，人家過路住宿，安了住是好的。」（陳平）

神池人民心目中的獨夫蔣介石

今春，蔣介石一連與手簽訂了好幾個非殺的協定，神池人民在一片渴望和平的心情下，大街小巷上滿了「慶祝和平實現」、「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甚至還有「擁護蔣主席」的大字標語。現在城內老百姓看了這些標語，都說：「快些洗了吧，這還像話！」他們不避寒風，手裏拿着刷子，將這些不順眼的字樣，全擦掉，隨着這些字跡的消失，他們不再對獨夫蔣介石存任何和平幻想了。農民趙蘭柱說：「燒了還再寫上咱抵抗的字，非蔣介石打垮了，和平就有望了。」城內上冬學的群衆說：「他狗日的蔣介石，以後嘴舌頭都嚼上血來，也再迷不了咱的眼睛啦！」這便是今天群衆心目中的蔣介石。（陳良柱）

婆婆不阻擋媳婦上冬學

李家塔開辦冬學，有些婆婆怕媳婦開了腦筋不好管教，就限制她們上冬學，教員知道了給婦女編了個教材：「識字明道理，不要誤營生，夫妻要和睦，婆姨要孝順」。侯貴英唸書回去，她婆婆就問：「你們學了些甚？」貴英告訴後，她很高興：「這樣教的不錯，你們要好好用心，早早去上學，不要叫人家吼。」現在村裏有廿個婦女上冬學，學習開路條、打算盤、記紡織賬。（劉懷珠）

七十七人參加民兵

保三區四村土地改革後

（保德訊）三區四頭行政村實行土地改革後，七十七個青壯年參加民兵。梨園子移民楊虎應，租了他姐夫的三十垧地，五年來不敢減租，怕傷了情面，在這次解決土地問題中，他說：「靠地主是死路，人家地主不和咱講親戚，這次非和他算不行。」在運動中他分到了四垧地，他在河西溝的三十垧山地也給兒回村裏來，他高興極了，和兒子一同參加了民兵。新畦張有孩，在訴苦會上回憶過去恓惶的日子時聲淚俱下，這次他分到了四垧地，他興奮的說：「共產黨幫助我有吃有穿有地種，我要參加民兵，自己雖然是個近視眼，打起反動派來扭傲後永遠是行的」。王家里王丑娃這次分到了十垧地，他要求參軍，說：「過去給人家攬工當奴隸，現在再不願當奴隸了。」（韓振鑾）

興縣二區區公所 還有積壓報紙現象

（本報訊）「幾天看不到報，送到看不完」的現象，在興縣某些地區還發生着，據郵工寶仲明、陳三牛同志說：區村公所積壓報紙，大有關係。如興縣二區區公所轉黑峪口的報紙一次再送去，存幾期的一次送到黑峪口村公所，好些時候沒人來拿，這樣就積壓下來，送到讀者手裏已經過時了，在目前緊張的自衛戰爭中，大家很關心時事，這種現象應迅速克服，要把報紙很快送到讀者手裏。（康成俊）

賀中同學 開展進步運動

（本報訊）自賀龍中學二三部合併後，全校師生開展熱烈的進步運動。各級互相提出挑戰，比賽，並訂出進步公約，一切爲了支援自衛戰爭的勝利。現全校正加緊政治、文化、軍事學習，要學會打槍、打手榴彈，以達到準確射擊，爲人民服務的目的。（孫鑾）

抗議北平美軍獸行 南京的學生罷課示威

「美軍退出中國」的學生運動擴及全國

綜合各方電訊報導：抗議美海軍陸戰隊在北平強姦中國女大學生事件的示威遊行，已從北平、天津、上海而普及南京，形成全國範圍的「美軍退出中國」的學生運動。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及其他專科學校、高中學生一萬五千人，宣佈將在一日晚舉行盛大的「美軍退出中國」示威遊行。領導組織此一遊行的中大學生，於元旦日舉行會議，金大的學生也舉行了同樣的抗議性會議，會議上，曾發表了許多反對美軍駐在中國及美軍暴行的憤慨講演。會議通過決議罷課三天，並說：「如果不能達到滿意的解決辦法，將繼續罷課」。其他決議案說：要求美軍公開道歉，要求美軍即刻撤出中國，向聯合國組織提出美軍在華暴行的控訴書，向全世界公佈在華暴行，致函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對受害的北平女學生所受身體與精神的損害給予賠償。同時，南京中國婦女聯誼會亦發表告全中國同胞宣言，抗議北平事件，稱之為「侮辱全中國婦女的事件」，並要求美軍撤出中國。

上海新年元旦 四萬學生遊行

一日，上海廿餘大學的四萬餘學生遊行上海各主要馬路，抗議北平事件，行列所至，交通為之停頓。示威者手持標語和布製的旗幟，要求美軍撤出中國。他們在行人道上高呼，並用粉筆寫出同樣口號。上海市貼滿了紅藍白綠各色的標語，如「中國不是美國的殖民地」等。上海幾個大學的學生三十一日舉行罷課。天津的學生也舉行了同樣的示威。

北平美軍強姦之女生 蔣方竟給予種種迫害

女生之關係人嚴斥蔣方歪曲談話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北平卅日訊：據此間各報記載：二十四日晚被美軍在東單練場強姦者，已查明為北大先修班理工組學生沈崇女士，係一名門閨秀，祖父曾任兩江總督，其父現任交通部某要職。沈女士被污辱後，復遭國民黨當局種種迫害。事件發生後，北平警察局負責人曾發表事件真相談話，據新民報二十九日載：沈女士之關係人楊女士特對此加以嚴斥，據稱：「沈女士於本月（十二月）一日新到北平，北平地理尚不熟悉，二十四日擬與其外甥女同赴平安影院觀劇，因其外甥女已看過此片，故未同往，沈遂獨身前去。八時許（按警察局談話故意歪曲為十時許），至東長安街途中，遭此意外之橫禍。當美軍暴行之時，被一形似軍人者發現，即跑至內七分局報告，待中美警憲聯絡班趕至時，已十時許，僅抓獲一行兇美軍（另一美軍已逃去）。」據稱：「中央社消息（按即警局談話）曾有『該女子二十餘歲，似係良家婦女』等語，查沈女士生於民國十七年，實足年齡僅十八歲零幾個月，原係閨秀，何來『二十餘歲似係良家婦女』等話？沈女士之祖父曾任兩江總督，其父亦現任交通部要職，純係名門閨秀，素性極為倔強，求學極為努力，對外界亦極少交往。此不幸事件發生於文化城中，楊女士實不勝遺憾，並謂此事「如該女生無顧自殺，結果如何」，並以公開招待新聞界，以明真象」云。

蔣記北平市參議員 對參議會不會感興趣

據津大公報載：十二月十七日北平蔣記市參議會上，參議員馬[illegible]亭發言稱：「社會民衆及參議員本身對參議會均不感興趣，徒然來聽講演，作市政府的花瓶。」另一參議員常炳彝指出平市所謂「自治人員訓練」一千三百四十人中，有三百餘人為黨務人員，他說：「人民沒有義務出錢從事黨務人員的訓練。」對北平市府秘書長批評……

蔣政府面臨財政危機 不敢公開真正預算數

（新華社延安三十一日電）據中央社訊：三十日，彭學沛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蔣政府一九四七年度（一月起十二月止）預算為二萬三千二百億元。此間觀察家稱：這個數目字是經過極力縮小藉以欺騙人民的，明年度（即今年）蔣政府的實際支出，必須將數倍於此，因為：第一，證之過去數年情形，如一九四五年蔣政府宣佈預算為四千餘億，但實支出超出三倍，為一萬二千億元以上，一九四六年蔣政府宣佈預算為二萬五千億元，但頭五個月即已全部用完，七、八兩月蔣政府每月支出均在一萬億元以上，而自九月起，據上海經濟參考材料，蔣政府每月發鈔數即已超出二萬億元，因此全年實支必超過十萬億元，約為一九四五年度實際支出十倍，故下年度實支必約至少將超出此數數倍。第二，彭學沛所宣佈的預算構成也是絕不可信的，據宣佈：下年度預算中軍事費佔百分之四十強（上年蔣政府曾宣佈約略相等的比例數），但實際上蔣政府的內戰費軍事費佔實支百分之八十以上。又彭學沛宣佈下年度預算「黨部經費未列入」，但旬日前陳立夫談話，曾承認國民黨黨費仍由國庫支付，今年該項「黨費」共佔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八」（二十九日合衆社據中央日報數字），約達一萬億元以上，「特工費」還不在內，預計下年度「黨費」特務費為數必更巨。下年度的預算中，據宣佈教育費為三千四百億元，比例數極為可憐，只為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對於蔣政府軍事支出等必大於公開預算極多，相形之下，教育費所佔之比例必十分微小。觀察家稱：蔣政府正面臨極度惡性通貨膨脹的財政危機，這就是蔣政府不敢公開其實際支出與真正預算的原因。

我僑日台胞遭日警兇毆 反被美法官判處徒刑

賣國的蔣政府對此置之不理

（東京訊）因澀谷事件而被捕之我台胞攤販卅七人，於去年十二月十日竟被美軍事法庭判處徒刑兩年或三年，並於期滿後驅逐出境。據法新社記者稱：「此間外僑對此種重罰，均為側目。」咸謂「攤販與日人衝突，無非為吃飯問題，並無罪過。」按澀谷事件發生於去年七月十九日，是日數千日浪人糾合毆打在東京京橋一帶擺攤的我台胞，將他們驅逐出該地，當場引起械鬥，國民黨政府駐東京官吏不惟未盡護僑之實，反而命令攤販僑胞撤離該地。但我台胞毆散時，路經日警察開槍射殺，死傷多人，二十餘人被捕，反將我僑胞扣留及拘押，當時台灣僑胞引起抗議，民團體要求南京政府切實護僑，但南京蔣介石政府卻置之不理。

國民黨當局 包庇漢奸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據法國新聞社三十日消息：南京國民黨最高會議已決定結束其「懲治」漢奸工作，停止接受個人或社團提出的漢奸案。一年多來，在國民黨庇護下，僅懲辦了寥寥可數的幾個漢奸，絕大多數的漢奸仍逍遙法外，甚至享受着國民黨政府的優遇待遇。

冀熱遼我軍八個月戰果 殲滅蔣匪二萬三千

（新華社冀熱遼二日電）冀熱遼軍區頃公佈去年五月至年底自衛戰與剿匪戰果如下：共作戰二三四八次，斃傷蔣軍六六團團長以下一二三三五名，生俘保安四支隊副司令以下七六一六名。斃傷偽匪二四七七名，生俘偽匪九八一名，光復寶坻等縣城四座，市鎮二百餘處，繳獲各種砲七二門（內火箭砲四門），輕重機槍三三三挺，湯姆式等美式機槍一四六挺，長短槍五八五五支，擊落美製蔣機一架。

嚴寒冰雪中英勇殺敵 鉅野城郊我俘偽六百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二日電）分社記者齊語報導：冀魯豫已兩度降雪，劉伯承將軍指揮下健兒在嚴寒和冰雪中愈顯其殺敵之英勇。某部於除夕日拂曉三時，在菏（澤）濟（寧）公路上之鉅野城郊中野戰獲勝，計俘虜偽軍張嵐峯之第三支隊一部六百人，槍四百餘支，其他勝利品正清查中。鉅野城係民三十四年冬八路軍從敵人手中解放，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為蔣軍侵佔。

「向蔣介石討回血債！」

四百餘人參加我軍

齊東戰役被解放的蔣軍

（新華社山東三十一日電）「我們要報仇，要向蔣介石討回血債！」齊東戰役中被解放的蔣軍警備一旅官兵四百三十七人激憤的高喊着這個口號，自動報名參加八路軍。在上月三十日反內戰控訴大會上，該旅二團機槍連士兵楊殿進說：「蔣介石勾結美國的壞蛋來打自己同胞，我要參加八路軍，替老百姓報仇！」特務連士兵周九說：「我也要參加八路軍，把蔣介石打垮才回家，如果現在送我回家，不等我踏進門，蔣介石又會把我拉走。」全場情緒激昂，紛紛發言，痛罵蔣介石虐待士兵如牛，喪盡天良，出賣國家民族，一面下「停戰令」，一面攻打齊東。口號聲此起彼伏，整班整班的堅決要求參加人民軍隊。當地羣衆及民主政府特於本月一日舉行盛大歡送會，向他們獻花，並在喧天的鑼鼓聲中，伴送他們入營。按齊東之役，共生俘蔣軍千餘人，除上述自願參加者外，均已分批資送歸隊。

對我軍民力量估計過低 蔣軍兵心厭戰放下武器

饒守維談宿沭蔣軍覆滅原因

（新華社華中三十日電）記者於某地會晤了此次宿沭戰役中放下武器的蔣軍六九師副師長饒守維中將、副參謀長張秉舜、軍務處長李泰仁、四十一旅代理副團長余鄰等軍官多人。他們正在一個潔淨的房間裏閱讀書報。饒氏認為此次該師全被殲滅的原因，首先是對解放區軍民雄厚力量估計過低。當該師冒險進到運河東岸時，兵力分散，後方補給綫延長，已經困難很多，而新四軍突然集結重兵，衰其不備，因此陷入重圍。另一路新四軍並很快繞到蔣軍後方，斷其歸路，因此無法脫逃。第二個原因是蔣軍兵心厭戰。當新四軍將蔣軍包圍時，即已心驚膽顫，加上新四軍戰士喊話，士兵們就放下武器。張秉舜氏說：「我來到這裏，看見你們（指新四軍）個個能吃苦耐勞，不擺架子，官兵待遇一樣，這樣的軍隊，加上許多已經獲得土地的農民的擁護，怎麼不打勝仗呢？」

徐水某村六民兵 擊退百餘蔣偽四次進攻

（新華社平漢前綫三十一日電）徐水四區某村民兵六人，連續擊退百餘蔣偽軍四次進犯，斃傷蔣偽軍七名，民兵則毫無損失。上月八日，駐平漢北段蔣偽軍百餘，企圖至該村搶糧，遭民兵伏擊，擊斃其排長一名，餘敵狼狽回竄。十八日，蔣偽百餘又向該村進犯，六民兵奮起抗擊，激戰整日，斃敵三名，並將其擊退。本月十三日，美械蔣軍九十四軍一二一師三六一團一連為部再犯，該村英勇民兵以五人防守村邊，另一人繞至敵後射擊，敵見槍聲四起，恐遭聚殲，即狼狽回竄。該村民兵復於當夜向敵投擊，於平漢路上埋雷數枚，炸傷敵人三名。十四日該敵再度來犯，又遭擊退。

推崇茅盾作品 蘇聯人民

（新華社延安二十九日電）茅盾先生抵蘇聯後，莫斯科廣播電台於二十八日發表「蘇聯人民對茅盾的印象」一文，內稱：今年已滿五十壽辰的中國大文豪茅盾，自從一九二七年以來寫出幻滅、動搖、追求三部作品之後，在蘇聯刊物上便出現了他的名字。一九三五年在蘇聯出版了「動搖」的譯本。蘇聯讀者在一九三六年進一步認識了茅盾，在蘇聯已經稱呼茅盾為「革命作家」，並且讀到他的「春蠶」「秋收」及「子夜」的譯本。子夜這部小說，獲得了蘇聯批評家極好的評語，蘇聯雜誌上關於這部小說的評語說：『這部小說表現了作者是深思熟慮的觀察家。「子夜」用新的藝術手腕，表現出一九三零年時期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生活中一切值得注意的問題，他揭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帶手下封建資本主義的全部現象，這部小說寫出這一時代的一切特徵，並指出那一階級的政治方向。』一九三七年以後，茅盾的長篇和短篇著作繼續被譯成俄文和在蘇聯雜誌上發現，作品中表現了茅盾對民族解放戰爭文學的深刻觀點和他的分析與理論淵博的特長。

一天裏的三件事

晚申

一、劉力拴學刺殺

黎明，月亮與星星還沒消失，村西的打穀場上就有了聲音。原來戰士們已開始戰鬥技術的操練了。

劉力拴是新戰士，今年春才入伍，對於戰爭技術很生疏。他最怕練「刺殺」，每天練習時，他總是呆呆地站着，不敢動手。四班班長王進元每次都拿着他的手很耐心地教他，比給他看。今天早晨，班長爲了示範動作以後，又叫他試驗，劉力拴振了一振精神以後，就拿起槍，向一個目標物刺去。班長那邊看着一面笑，一面誇獎他說：「劉力拴，你的『刺殺』越來越有勁啦，只是還有一個毛病，腿打彎。趕快加油練，只要腿不打彎就成功了。」劉力拴高興得也笑了，同時對班長說：「班長說得對，我一定決心苦練，趕上老同志！」說完很勇敢地給班長行了一個持槍禮，邊笑邊跑，回到了行列裏。

二、高來保給老婆婆送米

上午，指導員講完時事後，四班的戰士就圍坐在炕上認字學習。高來保因爲口渴，去房東劉老婆婆家舀水，一推門，發現劉老婆婆坐在炕上，唉聲嘆氣，高來保很奇怪又很關心，輕輕地問着老婆婆，她說：「咱兒子出差去了，家裏沒留下米，眼見天快晌午了，水米還沒粘牙哩。」高來保急忙跑回班裏告訴了班長。全班戰士聽了都願意將節約下的米送給她一升。於是高來保端着二升米匆匆地又跑回房東家，和靄地對老婆婆說：「你的兒子爲公家辦事出門了，咱們不能眼看着你餓肚子，這裏是二升米，送給你做飯吃吧！」老婆婆感激的一時說不上話來，半晌，她拍着高來保肩，親切地說：「你們眞是我的好兒子，咱老婆婆至死都不忘咱們八路軍！」

三、張雲修的心事

新戰士張雲修，因爲受了風寒，病了四五天沒起床。班長和戰士常送給他掛麵和雞蛋，這天傍晚，指導員趙元义走進了他的房間，撫摸着他的頭說：「你的頭疼得厲害，一會我給你做碗麵湯，吃得出一身汗就好啦。」

月亮上升後，班長在廚房裏忙着燒水，另一個戰士在忙着做麵條，一會兒水開了，班長將切好的麵條下了鍋，又放了些調料，端着送給張雲修同志。他躺在床上望望熱氣騰騰的麵湯，又看看班長，心裏一酸，忽然滴下了幾顆眼淚。班長坐在他床邊，輕輕地說：「不要難過，有什麼心事告訴我，祇要我能出力一定替你辦！」張雲修兩頰一紅，慢慢地說：「班長，我對不起你和其他同志，咱心裏一直都想回河北去，這回生了病，大家待我這樣好，我心裏怪難過，往後我決定安心工作。要再想回家，可眞是沒良心了。」班長安慰他幾句就回到自己的房裏。

憶我們的指導員

尙武

轉眼又是一年。這新年使我想起去年在戰場上犧牲的羅門劇社指導員——連保成同志，因爲我正是他犧牲的一週年。

連保成同志是口外勝漢營人，從小就替人家放羊，生活很苦。參加革命以後，就好比我到了他的家庭，無論在部隊、在學校，他永遠是艱苦積極的一個好同志。去年組織上分配他領導劇團，他雖然明知自己對戲劇很少修養，對他的工作會有些困難，但是他仍舊一言不發，勇敢地担任了指導員的工作。從工作中學習而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與業務。

對於劇團裏的同志，他都以長兄的態度相待，關心他們，體貼他們；可是工作時的態度卻很嚴肅。因此，羅門劇社在他的領導下，進步很快，同志間的關係也很融洽。去年冬天，因爲棉衣不夠，他讓同志們都穿新的，自己穿舊的。過年時劇團轉移到左雲，離他家祇有二十多里路，同志們都勸他回去過年，他却說：「同志們都有家，要是我回去了，豈不是更使你們也想起家嗎？咱們在一起樂吧，和大家在一起比自己家還樂哩！」

連保成同志因爲不會唱歌，不會指揮，每次演奏的時候，他都是背着上幕布，扛包袱——道具，收拾零件等，能作甚就作甚，在他團裏這種態度是最值得學習的，而他還是個指導員呢！

行軍的時候，他總是第一個到目的地，就忙着給分組，安排各組的食宿，總是先照顧同志們的生活，把自己放在後邊。因此，劇團裏的同志都很敬重他，愛戴他。

去年大同戰地工作時他犧牲了！當我回憶過去這一年時，我就想起他，我們的指導員，是永遠值得我學習的。

在馬坊

——行軍記事——

崔德本

（一）

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們到了馬坊鎮。

我們走進村東面的一家老鄉院裏，一進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就把我們引進一個屋子裏去，他穿着一身青色的土布衣服，腰裏繫着一條細皮帶，頭上戴着一頂軍帽，看去是一個又誠樸，又活潑的小學生。進了屋子以後，他就跑到灶台跟前，往灶火裏添着柴，燒起開水來。

屋裏打掃得乾乾淨淨的，炕上鋪着一塊新席子，地下放着一個泥捏的火盆，裏邊燒着一堆通紅的燒過的炭火，雖然是新蓋的屋子，但不覺得冷；而感到分外舒適。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那個小學生。

「楊開喜。」他笑盈盈的，一面說，一面用手指在鍋台上寫給我看。

「你今年十幾歲啦？念書嗎？」

「我今年十二歲，念了兩年書了。」

「屋子是你打掃的吧？」

「是我打掃的，我們教員前幾天就告訴我們，說你們要來，我們等了你們好幾天了，你們在前綫流血拼命，我們應該好好的招待你們。」

接着他又說起了老百姓翻身的情形，我們告訴了他很多前線勝利的消息。

（二）

通訊員小劉，把一盞麻油燈點着，我將包袱翻開，整理、審閱着從各支隊寄來的稿子。

忽然，院裏人聲嘈雜，唧唧咕咕，很像女人的聲音。

「同志們在那裏了？」

「在這個屋裏哩！」

她們像一羣蜂似的擁進屋來了，我把燈頭扭向門口，才照見是一羣婆姨女子，有的是剪了髮的，有的是梳着兩個黑辮子搭在胸前，她們穿着乾淨的土布衣，紅潤的臉上堆滿了笑容。

「疲乏了吧？同志。」

「你們辛苦了！」

「天氣可冷哩！……」

她們問寒問暖，親熱的如同姐妹兄弟一樣。

我也和她們答了幾句之後，她們又問：

「有縫補的沒了？同志。」

「鞋，破衣裳。」

「有洗的衣衫吧？」

「有甚困難齊說，同志，不要客氣。」她們一面說，一面盯着我穿的衣服，鞋襪，有的翻開着我們的行李。

「沒有！沒有！沿路的老鄉都給我們縫好了，洗乾淨了。」我又給她們解釋的說。

「眞的沒有用着我們的地方？」

「不要怕麻煩！」

「你們在前方爲了我們打仗，我們幫助你們是應該的。」……她們好像不憑信我的話似的解釋起來。

「沒有！眞的沒有！一家人，不客氣！」我有點着急了，爭着解釋了一陣，她們才似乎憑信了，並且靜了下來。

「同志！你們一路好走！」

「多打死幾個閻錫山的土匪軍隊，保衛咱們邊區。」

我答應了她們，並鼓勵她們加緊生產，她們又到另一個屋子裏去了。

（三）

第二天一早起來，就看見房東老婆婆的媳婦在灶台前燒着火，鍋裏的水「吟吟」的響着熱氣。

「老人家，你到起來啦！氣忙壞你了！」我感謝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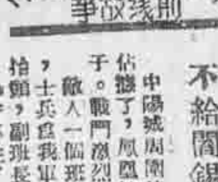
「沒關係，你們常行路，多睡一會兒吧！我們住在家裏，不要緊！」

我們吃了飯時，開喜提着一壺水，匆匆地跑進屋來了，我們正忙着打掃房子，收拾家具。

「你們快喝水，我們打掃吧，一家人，沒關係。」

我們還是給收拾好房子，當我們出發時，房東和小學生開喜親熱地說着：「你們再路過時，回咱家來吧！」他們一面說着，一面目不轉睛的送着我們。

於二十三日晚



不給閻錫山當砲灰

中陽城周圍的碉堡大半被我軍佔據了，鳳凰堆也被砲彈揭了頂子。戰鬥激烈地進行着。

敵人一個班守着的一個碉堡，士兵爲我軍的砲火震驚的不敢擡頭，副班長史旺子就向班長說：「守不住了，城也進不去，咱們想個辦法吧？還能等死了」士兵卻同意史旺子的意見，那個班長卻要死守碉堡，史旺子就和士兵們悄悄商議，有的士兵哭喪着臉說：「怎辦哩？還能就這樣白白的送死了！」史旺子就說：「咱們到閻山去逃活命吧！」士兵們都同意了，就向班長一次提議，[illegible]

童謠兩則

苗風

（一）

豆芽菜，禿腦袋，
生在鍋裏頂鍋蓋，
蔣介石，紅鬍怪，
想在中國鬧獨裁。
搬石頭，壓鍋蓋，
禿腦袋他頂不開。

（二）

黑雲白雲灰灰雲，
蔣介石禿腦壞了心，
太陽太陽雲頭過，
化做雲彩，天氣晴，
天氣晴，通亮紅，
共產黨老百姓的救命星！

由第一件事想起

殷白

今天副刊「一天裏的三件事」：生動而親切的報導了我們人民解放軍一個班的一天的生活。其中第二件事，寫戰士怎樣幫助羣衆——一個老婆婆生活渡過了困難，八路軍戰士以自己生產所得幫助了她。這裏聯想起一些問題。

誰都知道，我們這裏過去曾是一塊如何貧困落後的地方，我們在舊統治者和日寇切奪淨盡的廢墟上建設解放區，艱苦奮鬥，並負起抗日和自衛抗擊蔣的兩個偉大愛國戰爭的重担；而且使廣大地區羣衆由無衣無食到有衣有食，以至豐衣足食。這已是中外共知的事了。但是我們現爲貧困還沒有[illegible]。譬如新解放的地區，羣衆在政治上解放了，並且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分到了土地，但還來不及生產翻身的，或有些地區，由於戰爭[illegible]羣衆中，發生了某些缺點，以致還有不少貧苦農民還沒有翻身。凡是我們任一個政府工作人員，黨和八路軍的戰士，都應該以嚴肅的態度去注意、了解羣衆的困難和痛苦，用毛主席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像賀司令員一再提醒我們的，時時刻刻注意綏五百萬老百姓着想，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上，應該更加儉樸，更加艱苦，加緊工作，加緊生產，減輕人民負担，幫助羣衆翻身。因此，一個班的戰士，以自己生產出來的二升小米去給一個沒米的老婆婆做飯吃，這樣的事情雖小，却給我們的感動很深，給我們的教育也最大。它是從小處而具體的表現着人民軍隊的傳統精神，和勞動人民的偉大的階級同情，這種可貴在我們的部隊裏很多，我們應該更多更多的發揚。

同時，附帶想到一點，我們以自己的所有，去幫助困難的羣衆，不應該是出於一種恩賜——「可憐」等等思想和情緒。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副刊登的一篇「一本舊雜誌與一條破短褲」，就犯有這個毛病，那裏寫我們一個記者同志拿一本舊雜誌和一條破短褲去送給困難的老鄉，卻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或者在穿的「窮人」的態度去「賜給」羣衆，對於羣衆得到幫助後的反映，也是帶着一些「欣賞」的態度去描寫他們。這都是不正確的，就沒有像這一班戰士那樣[illegible]，並關係的密切和自然，以自己就是羣衆的態度去幫助羣衆。我想，這是我們一般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雖然經過了整風學習，而仍需繼續努力改造自己的地方。

一月五日